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萍鄉文廷式撰

周必大省齋文集十八題庚午解牒井易辨說云紹興庚午廬陵郡秋試數千人預貢者六十有一是廬陵解額十倍吾郡宜宋時仕宦亦較多也

劉原父公是集三十六先秦古器記云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錄次其世謚迺為能盡之余謂攷石刻者宜講史學故地輿官制史事是其所急若攷秦以前金文則原父三語實得其要其外則厤家推其歲月而已六一講求金石而事事諮于原父固其宜

也

唐永徽二年正月荆州松資縣令湯君妻傷氏墓誌銘云夫人姓傷氏諱大妃京兆鄠縣人其先受氏於傷琳得姓於湯武父薄俱隋懐遠公成州刺史夫人即刺史之長女也按傷姓世所罕見得姓於湯武句文義難解或以湯自號武王故稱湯武猶詩稱武湯歟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字存佚攷云元和姓纂及姓氏急就篇均未見傷姓

唐永隆二年大都督王善相夫人祿氏墓誌銘毛鳳枝云祿姓不多見今秦中猶有此姓

風角之說其來甚古惟翼奉風角要候風角六情訣等書今已不傳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地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其大義固當如是今世所傳張稷若風角書詞頗簡淨然羌無論說不詳所本又有風角祕書題郁離子內外篇郁離子者明劉文成之自號則固託之文成所著矣然其卷首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得風后以爲相於是有風占余以爲軒轅命相略近傳巖此當入周宣夢書固無與占風之事也其分五風（五音之風）八風（八卦之方）等說皆與測天賦相同無奇祕語盧召弓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有王穎三式

風角用法立成十二卷今亦不見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文選宋玉風賦注此翼奉說之所本三國志方技傳注引管輅別傳曰輅爲郭恩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然則八風五音實風角家舊說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風角二字蓋出於此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下何休風角注訓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汪雙池戊笈談兵二云風有五音何也曰五音屬日戊己子午宮也丙丁丑未寅申徵也壬癸卯酉羽也庚辛辰戌商也甲乙巳亥角也又云風音生日音日音生風音勝也相

剋凶也如子午日而風音如奔馬驟之或如離羊鷸之之音此相生也若如伐木鷸之如揚波翻之則相剋矣 戴彭風角釋占曰兩軍相遇先明納音察時方所納音爲客謂日支之音 時方爲主風起之時及風來之方 時方制納音利爲主納音制時方利爲客相生爲和不戰

孔子集語卷下引尙書大傳云老弱不受刑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孔叢子亦有此文案此卽曲禮悼耄不刑之義

遼沙門智光龍龕手鑑序云郭迻但顯於人名香嚴惟標於寺號

魏晉六朝人詩句頗有可證經典異文者如陸士衡挽

歌詩云友朋自遠來此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之異文也文選二十八李善注引論語有朋卽作友朋嵇叔夜幽憤詩云庶勖將來無馨無臭疑毛詩無聲無臭三家詩必有作無馨無臭者故叔夜用之曹孟德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悠悠疑亦毛詩滔滔之異文謝元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云誰能縝不變李善注云毛萇詩傳曰鬒黑髮也縝與鬒同是縝卽鬒之異文也謝康樂擬鄴中集詩暮坐括揭鳴李注云毛詩雞棲于桀毛萇云雞棲于杙爲桀桀與揭音義同是揭卽桀之異文也

張茂先女史箴施衿結離今本訛作褵李善注云毛詩云親

結其褵毛萇云褵婦人之帷也褵與離古字通是離卽褵之異文也

陶淵明讀史述於七十二弟子云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是以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合爲七十二人乃晉人舊說不始於皇侃論語疏也又淵明時運詩云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言童冠齊業是亦以爲孔門弟子言延目中流則淵明所見本浴乎沂或竟作沿乎沂矣爲沿者乃王充之定論非王夫之四書稗疏云改浴退之筆解之剏說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每稱江南河北本與同孔沖遠正義

亦折衷於定本故以六朝人文字攷訂經典雖不必悉關經師家法要以見唐以前傳本之殊別耳

二程遺書云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若何若曰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谷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曰此是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深涅子信養生而不信輕舉以養生之學近於醫家非神奇之類也然必以仙爲天地閒賊則亦拘墟之見夫使造化之機果在人手則孰爲竊孰爲不竊亦何庸辯其是非乎

惟居易俟命而索隱行怪不爲則儒者之正論耳賊字林諸

論語惟原壤不遜弟近於行怪故夫子斥之以其有害於人也

顏氏家訓云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又云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卧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禀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此意與程子略近六朝人所以好言服餌也然參同契云欲求名藥與道乖殊野葛巴豆學者所宜慎耳

彭士望六書采序躬庵文集四云予嘗同歐陽憲萬過西洋人見其書皆鏤銅版用羊皮裝之讀者甚勤收視日昏而愛日問其字其長者笑曰君中國字俱從耳識吾字

從眼識之若識字非人授不識也案鄭漁仲以爲西方長於耳治中國長於目治與此說似相反然當授學之時則中國字音必從口授而西國則但知拼音之法便可隨字而呼此西人耳識目識之說也國初人頗喜酬酢西人雍正以後乃轉隔膜耳

唐律疏議除釋教疏云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案此事漢魏史籍不載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例云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既有寺四十二則緇徒必有數百人是魏晉之間其禁不嚴特髡髮者必歸朝典則不得自由此可揣而知也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三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鬭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鬭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唐武宗毀佛寺制云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尼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案招提蘭若與寺不同蓋有大小公私之別孫可之集復佛寺奏云武皇帝籍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蠹髡矣然制云二十六萬五百人孫說似有未諦

明馬文升疏云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此與孫疏可相發明明史孝宗即位詔禮部議汰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剌麻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為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眞人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是所汰猶不及二

十分之一也

明馬歡瀛涯勝覽錫蘭國其王係鎖俚人崇信佛教人皆不敢食牛止食其乳每將牛糞燒灰徧塗其身王與衆庶每晨調牛糞水遍塗屋下之地然後拜佛古里國王係南昆人崇信佛教國人有五等曰南昆曰回回曰革令曰木瓜其國王國人皆不食牛肉頭目回回人皆不食豬肉王與回回誓定云爾毋食牛我無食豬互相禁忌每晨王上殿浴佛訖令人取黃牛淨糞水調遍擦殿內地面牆壁又將牛糞燒成白灰研細布袋盛之常帶在身每早洗面畢取糞灰調水擦其額并兩股間各三

路此爲敬佛敬牛之誠按此等風氣皆傳自天竺其所
載古里王弟撒没黎以金鑄一犢謂之聖主則婆羅門
祀牛之事而古里傳訛者也

明鄭曉今言類編云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
挾我邊臣幸其緩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
入雁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鎮撫所奏番字文書往往
誇誕也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譯聞止
云内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班學業而不解番
文乎按明人譯學荒疎今世所傳十國譯語亦無蒙文
則當時不能譯讀或非盡由諱飾也

金幼孜北征錄云因渡水得一木版上有虜字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虜語謂之札達華言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是明初譯學尚精

宋劉貢父與韓持國論侍講不合稱師書彭城集二十七云天禧時侍臣皆坐侍講亦坐乾興之時侍臣皆立侍講亦立其後有事者立無事者坐侍講亦立亦坐皆出入主之旨豈嘗爲侍講特定禮而謂有司之失自數十年來講官豈皆不辨禮義而叨居其任乎又云今侍講遇時予坐以示尊德樂道何若議論是宋時侍講本有賜坐之禮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二云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

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右史兼講者亦曰侍講是崇政殿說書即侍講之職事而名位稍後者也然官職曰侍講曰說書輒毅然以師禮自居不稍誤乎

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袴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下有横摺而下復竪摺之若袖長則爲曳撒腰中間斷以一線道横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道者則謂之道袍又曰直掇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邇年忽謂程子衣道袍皆過簡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重戎服而輕雅服吾未之從也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云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此似倭人語矣又云聞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按賀蘭山即今之阿拉善也與日本何涉而指以爲苦耶且倭之拒元所恃者神風也日本至今猶有神風黨而乃以陸戰自矜耶

金幼孜北征錄記明成祖語曰女直有山其顚有水白色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按此說近謬明時於邊事固多譌傳耳

說文醫字下云古者巫彭始作醫按世本云巫彭始作

治病工此說文所本然則三代以前巫醫之術未嘗不通也至扁鵲屈於靈巫則事已分矣（春官龜人注引世本作篇曰巫咸作筮）

越絕書八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又云巫山者越魑神巫之宮也死葬其上去縣三十里許又云江東中巫葬者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劉原父重黎絕地天通論（公是集三十八）云男不耕女不蠶以事神爲俗下者乃爲巫祝略計天下常百萬人

魏了翁師友雅言曰周禮女男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

閒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聽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余謂巫者中國之古教而觀射父所言則聖人因俗而裁之者也楊誠齋庸言曰古之巫者一今之巫者三謂老釋自巫之教託於二氏而三代以前之巫祝已不復存矣

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歸藏云昔黃帝與炎神爭鬭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按此可知巫咸爲古巫之通名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閒倣古作

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顧亭林詩云俗史不知人繆落儒林傳意葢譏歐宋也余按宋周益公東宮故事(承明集九)云通既有門弟子魏徵等仕唐爲宰相嘗預修隋書乃不爲通立傳意通嘗妄比聖人徵若過有推尊必貽譏於後世是以略而不載歟惟五代舊唐書於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是劉昫書本有通傳而遺失不傳益公又云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缺行故不得立傳是新唐書之不立通傳乃遵用太宗之訓也亭林以俗史譏之固未審耳

唐楊炯王勃集序云楊盈川集卷三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業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按以文中爲諡與諸書異按盈川又云始擯落於鄒魯終激揚於荀孟是文中子似非僞書舊唐書經籍志儒家類中說五卷王通撰

宋釋契嵩鐔津文集十三書文中子傳後云讀劉昫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上文云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薛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

宋楊誠齋文集一卷駁配饗不當疏謂張浚宜配饗高宗

而駁洪容齋所議爲不當也誠齋之推浚云身兼文武之全材心傳聖賢之絕學其詞亦過矣周益公奉詔錄卷五記淳熙十五年四月御筆云楊萬里奏內云今日侍從數人之附其議不亦過乎又云張浚之功不言其敗亦近於不公如早來宣諭兩去之如何奏來按楊洪並因此出外然洪之所議乃公論即孝宗亦以爲然也錢辛楣詩論韓侂胄云一樣喪師兼誤國符離未戮首謀人誠齋論其五功而諱其敗衂蓋誠齋嘗爲浚所薦故感其推舉之恩耳　思陵錄卷下亦載孝宗言昨日諭冷世光洪邁雖是輕率楊萬里未免浮躁又云上因此不

然萬里指鹿爲馬及侍從數人附其議之語予曰兩去之足矣蓋孝宗之意固是洪而非楊特益公與誠齋素交甚深而誠齋氣節又爲同朝所重故辭叔似以汲黯比之罷議而兩去實調停之說也誠齋之子長孺作其父墓誌云爲容齋所譖則誣辭也鶴林玉露云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又云時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此則至公之論也

宋陳龍川論傳注云景祐慶厯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廢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

後文日盛而此風稍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衍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龍川此論可與宋景文啖助傳論並觀在南宋尤爲特識因以知朱子留心注疏當時殆無其儔也

黃山谷集題語溪碑詩臣結春秋二三策刊本春秋或誤作春陵翁覃谿校本以春陵爲是袁文甕牖閒評則云曾親見山谷手書作春秋余按楊誠齋語溪賦文集卷十云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

之二三策也則原文宜作春秋作春陵者乃譌誤也今之律賦唐時蓋謂之甲賦權德輿答柳冕書云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又舒元輿論貢舉書云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

王謨江西攷古錄說文云南昌人謂犬善逐兔草中曰莽江西方言始見此書今已無此稱謂然楊雄方言又云南楚人謂草爲莽亦漢時豫章人語而其義各別余案南史胡諧之傳云諧之南昌人上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

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請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帝大笑所謂傒者蓋猶傖楚之傖實六朝輕薄之詞非古昔相沿之語故說文方言皆未有此稱也當時所謂正音亦第以金陵爲正爾　一切經音義十六引晉陽秋云吳人謂中州人爲傖人俗又總謂江淮間雜楚爲傖人　隋書經籍志有王長孫河洛語音一卷蓋以金陵洛下爲正音南北朝時風俗如是然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其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㩁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然則以帝都之音爲正

音者古今所同然也元以後則別有官話不盡合於京音

淮南本經訓云傒人之子女高誘注傒音雞囚繫也是傒乃醜詆之辭非種別之目明沈德符野獲編記高新鄭譏嚴分宜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此韓昌黎詩謂時俗詆江西人爲雞[illegible]猶是傒之別字也

洛陽伽藍記楊元愼譏南人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自呼阿儂語則阿傍此亦輕詆之詞不得即謂吳語爲阿傍語也史通雜說篇曰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

明楊士奇三朝聖諭錄記永樂二年進呈救邊將稿上

曰武臣避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悞事他日編入實錄仍用文余謂中國語言文字不能合一其間已用一譯人矣語言麻世遞變而文字雖閱久可通是以古譯今也各國謂中國文字難解者由多此一轉譯故也　隋書經籍志云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按隋志有國語號令四卷又有周武帝鮮卑號令一卷]蓋軍旅不尙繁文而號令尤宜祕密北胡雖漸染華風至於軍中猶沿國俗固其宜也[今制軍中口號亦頗有用國語者]舊五代史契丹王阿保機善漢語謂姚坤曰吾解漢語但口不能言懼

部人效我令軍士怯弱故也蓋知其意矣後魏書咸陽王禧傳文帝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或不可革三十以下見在朝之人語言不許仍舊違者免所居官按此所斷北語蓋忻代之音耳非鮮卑語也魏文帝時開國已久其時國語蓋已不甚通行矣

明宋濂洪武聖政記曰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北方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諧戲殿廷按元時所謂正音卽今日所謂官話矣中原音韻所記固可攷也

元范德機木天禁語馬御史云四方偏氣之語不相通曉互相憎惡惟中原漢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習說詩中宜用中原之韻則便官樣按此即以官話爲中原之韻今日通行之言語猶相類也

瑪吉士論地球云論五洲之語言文字約五百八十種歐羅巴語音五十三通用者十有七大西洋大呂宋意大里亞佛蘭西四者乃羅馬辣丁語所分派者也亞里曼賀蘭琠拉萌芽大尼璲典那華按即那威六者乃古調多尼加語所分派者也英吉利其語乃辣丁調多尼加二國所并者也厄羅斯烘哥里按即匈牙利亞伯羅尼亞衍威

彌亞四者乃古斯加拉窩尼亞之語所分派者也額力西按即阿里西其語乃古額力西國所傳回回其語乃回鶻又名回紇國所傳者也亞細亞語音一百五十三通用者十有五一回回一天方一伯爾西亞一回紇按此又以回回與回紇分不甚可解一中華一滿洲一蒙古按此書竟不知有索倫語矣一日本一高麗一琉球一暹羅一越南一阿瓦一印度一西藏等語亞非里語音一百一十五其通者五一伯爾卑勒一壹的科鼻一尼幾里西一哥布達一桑哀等語其天方語亦通行此州之北方亞美里加語音則有四百二十二其至通用者除土語外多來自別州南洋阿塞

亞尼州語音百十有七通用者惟馬來語音也按此書言五洲語音之數殆不足據今時西人必有詳攷之書俟訪而譯之

古人讀書不以四聲分義葛稚川所論好好與讀蓋已詳之自晉以後此例漸嚴然日近繁碎故古有其音而後失其讀者亦復不少詩揚之水不流束蒲毛傳蒲蒲草也鄭箋云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戌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是晉人之音隋人已失其讀矣周必大文苑英華序平園續稿十五云如切磋之磋驅馳之驅挂帆之帆僊裝之裝廣韻各有側

聲而流俗改切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是唐人之音宋人已失其讀矣故校書者必先知當時之音而後能定所用之字不宜輕爲改易疑誤後學也

俄人宜萬甯鐵木眞用兵論自注云成吉思汗殲滅韃靼種民殆無噍類之說是一二史家所傳而托孫氏信之然此說有甚難信者何也殺盡人口衆多之種人極非易事例之絕滅猶太人之舉歐洲諸國屢屢爲之然不啻盡歸無效至今其種人猶蔓延世界一也若實有屠殺韃靼種人之事何有其名尙存於支那韃靼人初遷徙流寓

於支那亞細亞之西部及歐洲之理乎且歐洲大陸蒙邊外

古來來襲前固未知韃靼之有無者也夫攻略家殺抗敵之種民然服從者必不殺如韃靼民富饒而其戶數達七萬黨派亦分數個此數派中豈無少少心服者乎若謂諸派悉相抗敵無一降者則吾曹之意想所不及也蓋成吉思汗制韃靼時戮其不服而撫循其服者以爲己用此可無疑且嘗爲三萬騎之將與惹拉爾烏濟交戰於波米羊地方之克特克卽韃靼人而成吉思汗之寵臣也故亞細亞西部及歐洲轟其勇名者不外韃靼之兵因攷昔時亞細亞西部概稱歐洲人云儞耶哥

人蓋凡破亞刺非亞兵而絕其侵略之喀爾爾馬爾德里及其部兵皆是佛郎哥人因此等在彼十字軍中最爲饒勇之故是以其名特著也韃靼之名震於歐洲大陸與此例正同矣　支那北境種族中最勇烈者名托托爾其民分四種曰蒙古曰克烈曰泰赤烏曰韃靼游牧興安嶺及鄂爾昆河之間

楊誠齋文集二十九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云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輩數十家及顏師古後出兼百家而無百家余按景純在臣瓚之後且未聞注漢書也誠齋蓋因璞有子虛山林賦注而誤記耶恍誠齋稱羅氏書古文奇

字分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證也有來是於小學必有可采而迄今一字不傳爲可惜也

周文忠平園續稿四十漢兵本末序云臨江徐筠孟堅既爲漢官攷四卷李天麟仲祥又惜司馬遷班固不爲兵志於是究極本末類成一書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條理凡中外諸軍若將帥之名與夫賞功罰罪綴成簡稽兵器馬政參互討論略無遺者按天麟與錢文子同時據此序其書較補漢兵志似更詳備亦惜其不傳於世也

楊盈川王勃集序云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是顏監之注唐初人已不滿之誠齋乃比之吳道子畫杜

少陵詩恐未然也趙雲崧廿二史劄記云漢書之學唐初人所競尙當時顏師古外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姚班漢書紹訓四十卷顧允漢書古今集二十卷李善漢書辨惑三十卷余案顏監之注既不述其叔遊秦之決疑又不錄姚察之訓纂擿善之病必不能無乃諸家盡亡而顏書獨著亦其幸也

明陸釴病逸漫記云國朝修永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余按大典依韻排列實用韻府羣玉之例而引書必載出處又與大唐類要太平御覽相同其與冊府元龜絕無因襲之處蓋由當時民間未見此書故擬

議多非其實也

孫淵如序孫馮翼重集世本云永樂大典爲姚廣孝諸臣奉勅撰所錄古書皆金人俘獲北宋內府圖籍余按大典所引如東觀漢記風俗通姓氏篇之類皆在未佚以前而廣韻則舊本宋重修本犂然分載尤可寶貴余見者僅八百九十餘冊然可集錄者甚多今更庚子之變殆不復可問矣

同年繆柚岑祐孫主事俄游彙編云俄崛起於唐季多土蕃宏上種類又稱爲西底阿土蕃其說出西人當必有據又云案後漢書西羌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族爲

種號今俄制國中人名載時憲書凡人家生子擇吉日所繫之名命之貴爲王子賤爲奴隸胥同此稱此亦一證余謂此說蓋沿黑龍江記呼俄人爲老羌之誤俄人遵希臘教命名亦當用希臘先賢與羌俗不相類集編又謂西人記載謂勃爾噶利人本亞細亞民族遷歐東境以牧爲業五百五十九年與斯拉完人合兵濟大瑙河略馬幾頓德賴斯進入東羅馬勃爾噶利人豈卽土爾扈特之種歟

宜萬甯鐵木眞帖木兒用兵論云蒙古本遊牧之蠻夷其不匪宗教固無足怪其鄰邦支那人亦置之不論然

成吉思汗於宗教所施政略洵可謂斟酌時勢者彼生於基督教民與回回教民苦戰歐洲之世洞知此宗教之誑惑及同宗異派之競爭能通其情勢且長於政治之才故以宗教爲釀恨之端並不容之而實有統一世界之志於是百宗同一保護而待之絕無親疏厚薄之殊又深知僧侶能籠絡民心故特加保護如職於花拉思模士丹之時所以保護者甚厚故彼國僧徒歸服者不少乃設禁令使宗教之徒甲派不得害乙派而成吉思汗自不偏信何等宗教凡有才識之人不問何教皆得立於汗之朝其關政事宗教法發布於成吉思汗子

孫之世者今人所得知者如左

一　可畏仰掫造天地唯一天帝事天帝即給予生死禍福且取捨我所禱者也一且知天神唯一而非二則容忍宗派可任事物知覺之所嚮

二　回回教大僧正誦可蘭經文者回回教僧徒淨洗遺骸者有信神祈念之聞望者醫員或乞丐等可以免租稅勢役及爲公衆之義務事

三　非選立於諸侯將卑等之克里爾撘伊議會不得爲汗若犯此禁者可處死刑由公選爲汗者以成吉思汗一族中教育最完知識最博材能最著超拔

之人爲限其有違法度之大本被剝汗之尊位者併其親戚及其扈從可並囚之所以囚之者一則罰其釀此亂端一則絕其報復之患也惟失汗位者及其黨羽必給衣食及普通物件毋使缺乏特不許他人與之交通

於蒙古襲汗位者特限於成吉思汗之後嗣及苗裔汗崩則國之縉紳在波斯之成吉斯汗後裔崩時七種民之大臣來會云著色之喪服詣宰相而後選名可爲嗣君之人祈誓上帝而後扶掖新汗至宮殿或帳幕中央鋪設黑氊之所使之坐告之曰舉首望太陽汝所自知寫影無盡

之造物在位中能遵天帝所指示其威權崇赫非在地上者之類汝若違天帝之意則受罰被罪所餘者只今所坐之一氈而已汗於是有所問曰汝等奉朕命乎朕有所命無論何地不敢辭乎汝等恭敬謹慎跪朕之前乎朕有所殺戮不敢拒乎則皆曰臣等敢不奉命汗乃斷言曰然則自今朕言如刀劍矣大臣等乃擁汗搖動之於氈上明示民庶以大位定之事而後使陞玉座畢此儀大臣乃釋甲服更紅衣束帶

立汗之法行於蒙古以來弊害頗多為禍亂之本終致蒙古之滅亡成吉思汗遺命立窩闊台時慣然

若有所悟如欲廢棄此法例者云

四　成吉思汗戒其後世子孫禁飾位號唯使稱汗又謂汗於接臣下談論之間宜用質名蓋慮後世子孫喜諛而好佞也又謂花拉子模士丹以驕諂致敗而以彼乃以地上神影之尊自誇是爲獲𢿜然成吉思汗子孫在波斯者概不遵守此遺訓云

五　蒙古本無文字成吉思汗取畏吾爾之假名使兒童學之又使編輯亞沙（即烏爾克亞沙）之律令以蒙古語此律令鐫刻鋼板平時祕藏之汗即位之日及有大事之時諸侯會集乃取亞沙決事（此慣例今尚存於波斯云）

成吉思汗律令中有明示交戰及圍城法者汗之子孫久久遵奉亞沙不止猶回回教民於可蘭經文每定時日使朗讀之於大眾中（蒙古現行例中類成吉思汗律令者多顧支那人當編法例引用亞沙者也此律令不知至今尚祕藏於支那及蒙古否）宜蔑爾及謂回回宗教大惱他宗頗涉狷狂故欲得俊傑如帖木兒者爲重使之横桿得利所以帖木兒異於成吉思汗之趣向也蓋成吉思汗雖何等之宗教未嘗偏倚而使其揮人生攻略之熱心者全由别種之法矣

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請詔書用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漢語詔福建按元制以河

南爲漢人福建爲南人故有此分別矣　近人莊忠棫蒿庵集云遼金國語解爲攷古不刊之書前人深識遠慮無過于此余謂此但可解史而於當時之文字殊無益也金史絺達傳云是時女直字設學校命訛離剌等教之其後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相位勸學如此然金源之文字果能傳於後哉

唐初調發百姓西戍四鎮東戍安東此邊徼所以多中國之種也南宋契丹女直人歸正者分置諸路此南方所以有戎狄之裔也唐時回鶻中有漢城見雍陶送于中丞使北蕃詩自注

明李賢天順日錄曰韃靼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

並遷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仕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余嘗詳詢譜牒今鎮江揚州各府多有蒙韃苗裔久已相習而安矣

良知之說陽明不能守也傳習錄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余按食色性也之說孟子所未嘗非然既須掃除蕩滌則所知殆未盡良乎此不如徑改曰清淨本然較良知二字為直指本體也

一樵遺書曰萬物皆有良能如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

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余謂論人必求其初生夫禽鳥能做窠子亦豈其初生事乎凡知覺皆屬知凡運動皆屬能手之能持足之能行血氣旣充則自然能之此可謂之學乎亦何關多智之害乎張子正蒙云夫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夫致中和而天地位育孰致之我致之也張子之言乃内外一如之理非儒家之說也若楊誠齋庸言曰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潤下火炎上性也火始然泉始達心也以心性分知能則其說愈支離矣

明鄭曉今言類編云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爲曲折故廣

義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且偏陂卑溼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長陵竟遷北平按近時包慎伯頗譏江甯城爲不合法明人已有此論矣然江流山勢六代所同國雖偏安而祚傳三百以南方而論固猶在臨安之上耳

明高拱病榻遺言曰知道了遵祖制蓋不納之辭也按本朝批摺亦多用知道了字然其義與報聞同是與明制雖同而實異又有　御批僅一覽字者多在附片中蓋正摺允則亦允正摺不允則亦不允也讀邸報者

往往不解其義云東坡表忠觀碑用制曰可字章實齋譏之曰非宋制也或曰宋制當何如余曰宋制凡可其奏者則曰三省同奉聖旨依此見於宋時書籍及宋人文集者至多無煩覼縷也　本朝批摺亦恒用依議字蓋依字猶用唐宋以來故事矣今制屬官謁長官必開平生經歷具手摺呈上其末句云須至履歷者按宋人則云至履歷者無須字宋人奏疏有貼黃略似摘由文似旁注　國初猶行之王崇簡冬夜箋記云奏疏摘其要書於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事日月謂之引黃明崇禎元年從輔臣李文敏公國楷請章奏倣古人貼黃

之法撤節要粘原本以進是當時貼黃已與宋制稍異宋制節要謂之撮白江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今則有附片而無貼黃然附片轉有似宋之貼黃者特與　國初之貼黃則迥異矣歐陽永叔歸田錄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劄子按劄子與今制摺子大略相似非時奏陳則不用題本之類也

宋鄭文寶江表志有韓熙載上行止狀一篇即履歷之

類惟頗加詞釆耳粱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今之履歷古之腳色也通鑑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

羅泌路史餘論八云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猶或存者周隋蠻夷傳言巴梁閒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鬚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覡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余按尸祭蓋古巫家之事而聖人裁之以禮則與巫家絕不相涉此可思而得其故者也通典謂古

人賁樸華夷同俗則不知聖人因民始同而末異矣魏鶴山師友雅言曰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人爲尸

白虎通曰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即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見詩鼓鍾疏蓋禮所以別華夷故有同俗而斷無同禮也

閻百詩四書釋地又續曰經傳所言中國與諸侯者即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其曰四夷及蠻貊者即要荒二千里夷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四夷輒以爲夷狄戎蠻不登版圖之區失其指矣

文選李善注引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卷二十七注又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卷三十又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卷五十八注又卷二十七注僅引轅馬句又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卷二十一又五十九又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卷三十一又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卷五十五注又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卷十二注又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卷二十七注蘇武答李陵書曰雖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羣不足以愉疾卷十二注又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卷十注

明王元美藝苑巵言云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樸可詠固不必二君手筆然非晉人所能辦也如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仰看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仿彿

河梁閒語

桂未谷札璞云唐呂元泰上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晉曰蘇莫遮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蘇莫遮即乞寒睿宗時詔作乞寒戲其俗本於西域末鞬即撒馬兒罕唐書康居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

潑爲樂是也元宗因四夷來朝復作此戲張說上疏曰乞寒未關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余案周益公承明集九云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二月已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殆知所本近者詔行禁止掉跆訓頗近胡裝蓋得王制五載巡守考禮正樂制度之義殿下宋光宗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禁止此孔孟之意也

元微之立部伎詩自注云太常丞宋沇傳漢中王瑀說云明皇雖雅好度曲然而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祿

山叛

釋名釋首飾云穿耳施珠曰璫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也蠻夷婦女輕淫好走故以此琅璫錘之也今中國人傚之耳案莊子德充符篇云爲天子之諸御不穿耳是穿耳之風周時有之旣穿耳必有璫飾矣三國志諸葛恪傳云母之于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汪中舊學蓄疑

劉支洪愿愿錄並有此說劉熙以爲出自蠻夷其言殆誤

楓窗小牘汴京閨閣妝抹凡數變至於翦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鞾弓屨窮極金翠今閨膚中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天香樓偶得云隋時改丙爲景唐初修晉書凡帝紀中丙子丙寅之類皆仍隋僞書景子景寅余案此爲唐諱故遂諱丙與隋何涉而云悉仍隋僞乎虞虹升之不學於此可見

桂未谷滇遊續筆云雲龍猓夷有羅平山即水經注之邪龍山爲開隋初與外人不通有鹽井無文字以皮爲衣以星辰辨四時以草木紀年歲有六年一花十二年一實者又云漢時變夷以布爲賦說文賨南蠻賦也條南郡蠻夷賨布是也今猓夷所織品目甚多紋理精好粗者如綱細者如錦羊毛所績不亞羽紗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

夷州染采文繡罽毲帛疊闌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

按哀牢今永昌地陸雲士尙谿纖志云猓𤞑人後住元謀女負擔男抱兒最潔其人能詛呪變幻又善變犬馬諸物

又云閩書王會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通典有尾濮木緜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𤞑濮春秋釋例云建甯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案唐書南蠻傳有三濮則文面濮赤口濮黑𤞑濮也今順甯所名蒲蠻者即濮人蒲濮音近而譌

張橫渠經學理窟五云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

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據此則道學家朱子之前張子已頗取相地之術惟埋帛養魚今南方久不用此法矣

葉水心序陰陽精義曰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豫卜藏穴門人裹糇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札樸一　車轝思變季女逝兮傳云變貌案說文變慕也

與思變意合余謂从心从女之字往往相通說文之變即戀字故以慕訓之毛詩之思變季女則猶之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字語辭變字乃形容語也傳說確不可易桂氏不通何例故有此誤

盧仝有春秋傳見許彥周詩話

汪容甫儕學書疑云通典一百七十七襄陽郡穀城縣下引鮑至南雍州記云城內見蕭相國廟相傳謂爲城隍神城隍之祀始此李陽冰縉雲廟碑在其後矣

元經世大典明葉文莊菉竹堂書目俱載之不知何時佚去余於永樂大典及羣書所引集成二十四卷僅存

崖略而已今世所傳三卷殘本亦不多見或云藏書家尚有全袠所未詳也按陸次雲天祿識餘引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又引經世大典所云火衕注卽音弄是國初人猶及見之

五代史記楚世家周行逢武陵人三楚新錄行逢與徐仲雅論事然行逢夾音每呼字音多誤仲雅因戲之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卻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是楚音當時亦目爲夾音仲雅之言則猶是南蠻鴃舌之意也

張文昌永嘉行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余案漢人避地多在交州晉人避地半居江表唐末之

亂則五嶺之外士夫集焉此亦氏族轉徙言語變遷之大關鍵也

歐陽永叔歸田錄今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謂之上高坐已用椅字

集古錄跋尾五有隋鉗耳君清德頌君名文徹華陰朝邑人本周王子晉之後

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

淮南本經訓曲拂邅回以象渦浯高注渦浯一國名多

水故法而像之浯音吾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萍鄉文廷式撰

李善文選注亦有用古人之說而不著所出者卷二十八漢高祖歌注云威加海內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按大風安不忘危文中子之言也崇賢蓋善其說而用之卷二十一郭璞遊仙詩注云璞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此字疑誤）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按鍾嶸詩品云郭璞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崇賢所謂前識蓋即指鍾嶸而言余謂事實必標出處而論議不妨檃括其詞

崇賢云云諒非掠美近人有撰文選注例者未知曾論及此否耳

崇賢亦頗糾昭明之誤左太沖招隱詩注云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此特時代之小舛耳劉越石扶風歌注云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余按昭明選錄頗有改訂不依原集故題昭明太子撰也此譏其與集不同亦非塙論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云太祖嘗命僧宗泐往西域求釋典泐道逢一僧問西域去此幾何僧曰汝頭白行不到行不到也爲我致言明主云云泐歸具道所以帝發書

乃卽位時水陸醮齋手書表文也乃止按此所記虛實未可知然求經西竺之事自此而無矣

西人馬留哥波羅嘗仕元世祖時巡視各地其紀行書有曰於成吉思汗一族之封內觀之達夫里斯撒馬爾干喀什噶爾支那等處耶蘇宗徒甚多又如唐古特之都府甘皮安宏壯美麗其居民多拜偶像其教法盛行邪宗按此耶蘇教徒所指爲邪宗耳然卻有尤宏壯之耶蘇寺院三所

按此可知也里可溫派人元時固所在多有矣

近年新改策論試士典試者頗尚短篇舉子多以爲誇余按試八股時尙有不滿三百字之禁凡文不滿三百字者以違式論

頭場貼出此例蓋本於有宋則策論之不宜過簡明矣劉原父公是集三十三駁張洞起請乞降等收錄少字賦論進士奏准中書批狀云伏以禮部考試條式頒行天下蓋設公共之格以便程文之體又云業文之人雖務語省亦不於數字之間便成駢贅且施行已久未嘗聞以此爲弊是原父亦不以過簡爲然也張洞在當時頗有名周文忠平園續藁九跋歐陽文忠與張洞書云洞字仲通開封人晁無咎雞肋集有傳任潁州推官文忠實爲守甚重之

姚姬傳五七言今體詩鈔所選多格正調高之作然不

能博異趣所謂見善者機耳又涉筆屢誤如杜詩風塵三尺劍天地一戎衣姬傳引其叔父薑塢說云宇文周宗廟歌辭有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子山之作也杜蓋本之按此宋楊文節誠齋詩話之說非援鶉堂創見也李東川題璿公山池詩開山幽棲祇樹林姬傳云依王元美定開山爲開士按此王敬美藝圃擷餘之說元美藝苑巵言特稱之耳然毛大可論之於前翟儀仲議之於後其不當作開士審矣姬傳猶沿其誤耶又評黃山谷題樊侯廟徐孺子祠堂二律云凡詠古詩敍事蹟裁對工巧此西崑織麗之體若大家自吐胸臆兀傲

縱橫豈以儷事爲尙哉按此論固佳然山谷樊侯廟詩實本二律其第一首槩括樊侯生平兼工論議王伯厚困學紀聞所說正與相同未嘗以遺棄事蹟爲貴也又評陸放翁高標已壓萬花羣一律云梅詩如此句可謂工絕當在林處士高士美人聯上然猶在雪後水邊一聯之下按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乃明高槎軒詠梅詩也姬傳亦以爲和靖作耶姬傳以詞章與考據並重然畢竟於考據之功未嘗致力耳

陸放翁江樓醉中作死慕劉伶贈醉侯句用皮日休夏景沖澹偶然作結句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

侯語也姬傳以爲用唐人詩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亦誤又此書於前人有字者皆稱字獨於李正己題曰李端亦於例未純

歐陽兖公歸田錄一卷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工人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按營造法

式梓人遺制均未有引木經者蓋其書失傳久矣夢溪筆談卷十八　又云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定不動匠師如其言塔遂定此當即預都料惟預浩喻皓未詳孰是此法必當載於木經矣　筆談又一條云喻皓木經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爲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爲之亦良工之一業也據此則宋中葉以後工匠之才轉優於宋初乎

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有讎云云羣臣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　愚意鮮卑語未知奴字當作何稱譯者不善遽以奴字當之於意義未必適合也王莽正天下奴婢之名曰私屬禁不得賣鮮卑之所謂奴者蓋即私屬而已

土地之祀宋時始盛周益公玉堂雜記云汪季路得御製祭土地文眞蹟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云云是宮中亦祭土地也

五祀有門然而未言神也禮記注始有之焦里堂易餘籥錄八卷十云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衞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按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注云荆成荆范雎傳注古勇士道應訓荆有佽非斬蛟孔子閱之博物志以爲荆軻非也按殿門畫此即是今之門神禮記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至君釋菜注云釋菜禮門神也門神二字見此其武裝者俗傳爲秦叔寶尉遲敬德蓋即古畫成慶之遺宋人楓窗小牘云靖康

已前汴中家戶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是虜字金飾更是金虜在門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尤甚

歐陽文忠崇文總目敘釋儒家類云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揚雄荀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余按此謂儒家不異孔子而不言孔子即爲儒家敘述源流歐公可謂至審矣

六朝人猶以儒爲一家不即以爲孔教北齊劉晝新論

九流篇云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是猶用劉歆班固之說又云儒家雖非得眞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

毛子晉汲古閣刊片玉詞頗有校正文字之功然亦有稍誤者玉樓春詞夕陽深鎖綠楊門一任庾郎愁裏老毛定庾郎爲盧郎引崔氏女詩不見盧郎年少時爲證不知此於老字相屬於愁字不相屬也美成又有宴淸都詞云始信道庾信愁多又姜堯章齊天樂詠蟋蟀詞云庾郎先自吟愁賦是庾郎愁字乃兩宋人常語子晉改庾爲盧誤矣側犯詞見說文姬酒壚寂靜此用史記

司馬相如傳文姬乃文君之誤毛校乃引李延年詩改文姬爲胡姬亦與詞意不合也夜飛鵲詞菟葵燕麥菟字不當校改作兔古人用事每不必悉用原文況美成賦別情與劉禹錫玄都觀事何所關合邪任昉述異記云菟葵本胡中葵似葵而大者此美成所本風流子詞寄將秦鏡偷換韓香毛校引樂府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爲證按二句見庾子山集燕歌行

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疏曰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

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堂祭五帝三王可知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鄭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按此上古君亦稱民之義漢舊儀云祭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是漢猶仍周制即今時歷代帝王廟之所昉也封禪之七十二君疑六十四民與三皇五帝合其數矣賈公彥引史記特泛言史所記耳非指太史公書羅泌路史以民字爲氏字之誤非是

近人西事述云猶太人之始祖曰耶哥伯其人跛一足故猶太人不食畜類腿筋世界地理云猶太教即中國

人所謂青回教

日本松村介石萬國興亡史云猶太人宗教發達他邦膜拜偶像彼獨能卓然事一無形之耶布巴神

又云回教非基督教然拜威火巴神則同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回回教以事天爲本而無象日每向西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字兼篆隸楷西洋諸國皆用之

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彤珠星流李善注曰謂冶鐵以灌敵司馬法曰火攻有五斯爲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按此實銃彈之始特古時尚未有鎗耳五代

史記四裔坿錄契丹圍幽州盧文進教爲火車地道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此即冶鐵灌敵之事

歐陽文忠五代史記以南唐南漢各國爲世家此仿史記而失之者也史記之列國皆受命于周五代之十國則非天子所命且多帝制自爲何得以世家目之以此而效龍門非貌同而心異乎然其誤則通史先之劉子元史通六家篇云梁武帝敕其羣臣撰成通史而漢已還全錄當時紀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按此不如陳承祚書並列三國較爲平允矣唐修晉書通史具存而遠

采東觀之法以十六國爲載記則史例之善者也
舊五代史紀貞明六年冬十月陳州妖賊毋乙董乙伏
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
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糅雜淫穢宵聚晝散州
縣因循遂致滋蔓云云按上乘之名與近代大乘相似
不食葷茹數語亦歷代邪教之所同也
蜀檮杌通正二年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著玉
堂集二十卷是王蜀已稱翰林爲玉堂唐書藝文志別
集類有獨孤霖玉堂集二十卷鄭畋玉堂集五卷
宋玉風賦徜徉中庭北上玉堂

編檢出身不諡文者又得一人曰唐鑑嘉慶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太常寺卿道光十一年卒諡確愼見曾文正公文集

五代史記四夷坿錄胡嶠陷虜記云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凡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抛盞禮畢問其禮皆祕而不言按此契丹祭陵之禮其祕而不言則與今堂子之祭相近五代會要曰阿保機陵寢謂之明殿此陵所未知亦稱明殿否也

又云襪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

尤善射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劫子則皆散走按韈劫子當即蘇鞨之異譯實女眞之種族也契丹五騎不敢當一韈劫子此金史所記契丹語謂女眞兵滿萬便不可敵矣

又云自黑車子歷牛蹄國北行二年經四十三城其語言無譯者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鐵甸疑迭烈之轉音俟考

四夷附錄耶律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温從爾渡河按相温即詳衮之異譯亦作詳穩

五代史補沈彬宜春人能爲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

遂遊長沙嘗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仕南唐後主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卒按江南野史馬令陸游南唐書均以彬爲高安人惟宋異記與五代史補同宋異記載廬山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即谷神鄉里之鄰伍也是所言當得其實矣萍鄉縣志錄彬萍鄉春晚寓居詩（縣志誤作宋人）云三十無成今四十翊周安漢意空存又云感時傷事皆頭白幾個漁竿遇帝王是彬之志亦宋齊邱之類也釋齊己有謝沈彬進士書院詩云應有太平時節在寒宵未臥共思量固深知其意矣

舊唐書經籍志雜譜牒類有袁州譜七卷

萍鄉縣志載唐人書有許載吳唐拾遺錄

唐藝文志別集類王轂詩集三卷字虛中乾甯進士第郎官致仕

又張爲詩一卷

全唐詩李徵古宜春人南唐昇元末舉進士第官樞密副使坐宋齊邱黨賜死有登祝融峯詩一首　釋虛中宜春人客於馬氏住湘西粟城寺與齊己尚顏栖蟾爲詩友有碧雲集一卷今存詩十四首司空圖有詩云十年太華無知己只得虛中兩首詩蓋虛中曾與裴聖往

還且得其意趣云

齊己荆門寄沈彬詩云詩無賢子擬傳誰然則各書所記彬子延瑞事豈不益足信耶

耶律楚材精於卜筮官為鐵木真用兵論記之云成吉思汗每遠征必從楚材使占星位言其得失又爲㓤查其所占筮信否使灼羊支以助政略灼羊支乃中央亞細亞蕃民之筮法至今尚存云按孟珙蒙韃備録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火鐵椎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即灼羊支之事矣卜記引楊方五經鉤沈云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晉

書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蹏占吉凶用牛用羊則東北之異也卜記不詳何人所撰陶宗儀說郛載之今世又傳耶律學士步天歌蓋星命之學亦用十二宮分而本集不載夢溪筆談卷十八云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史處厚青箱雜記云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稱粵人以雞卜又有鳥卜東女國以十一月爲正至十月令巫者齎酒肴詣山中散糟麥於空中大呪呼俄頃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卽割其腹視之

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

唐書藝文志兵家類張道古兵論一卷注云字子美景福進士第按道古事張唐英蜀檮杌載之云武成二年三月灌州參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藻衆寔推稱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亂乃變姓名貨卜於溫江王建聞其名奏為節度判官又上建詩敘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

寃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貶於此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是其志有足悲者視薛冬郎固當遠遜比之黃滔徐寅猶當少過故特表而出之稗貫休寶月集有悼張道古詩注云昭宗時道古官拾遺以直諫貶蜀中死其詩有天上君恩三載隔鑑中鸞影一時空句則道古之終不忘君蓋可知也北夢瑣言卷五云道古滄州蒲臺人擢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後入蜀懼爲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泊逢開

創誠忌徵召為幕僚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晉自筮遇困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是道古之死王建實殺之預言又云補闕深於篆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全唐詩云道古一名睍字子美臨淄人詩一首貫休又有送張拾遺赴施州司戶詩以陽城擬之鄭谷哭張道古詩云何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修史者言君力死正頹綱張鷟耳目記云道古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

忽大雨衆賓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甃詩非其所長也

宋元學案卷七十 朱允升從陳定宇學又師黃楚望五經皆有旁注而易尤詳有前圖二卷

萍鄉人著述見於唐藝文志者惟唐燦正字貞觀新書今已不傳而燦所作詩全唐詩亦僅存楊岐山一首然萍鄉縣志尚錄數篇當是宋嘉定志舊稿今鈔存之亦足補全唐詩之逸也冬日書黎少府山齋云愛此林亭絕塵遊亦似新山秋同鶴過水落見魚頻映沼荷全綠

侵簷柳尙春惜哉無別墅其作白雲人雲蕊山泉云危
嶠高高幾十層梵王宮裏一泉澄引來石竇明如玉寫
落山厨冷似冰淨影不關秋賦客清音時聲夜禪僧從
茲渡口潺湲去勢入滄溟豈可仍題蔡處士居云一畝
周旋幾十家春輪相次好生涯鷓鴣近晚嗁深竹鸂鶒
新晴立淺沙沃衍其知多黍稷寬平仍覺富桑麻當年
何事拋耕釣木笏藍衫兩鬢華

楊夔有送鄭谷詩云一曲狂歌兩行淚送君兼寄故鄉
書是夔亦宜春人又有寄當陽袁皓明府詩袁皓亦宜
春人唐書藝文志楊夔集五卷又冗書十卷冗餘集一

卷　又總集類袁晧集道林寺詩二卷

鄭谷有贈楊夔詩二首云江湖休灑春風淚十軸香於一桂枝是夔亦舉進士而不第者也第一句云散賦又有寄贈楊夔處士書詩

唐末詩人吾鄉陳陶最有名其七古在義山長吉之間尤麗而有則緣諸書所記頗多失實者今略爲正之馬令南唐書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陸游南唐書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求見烈祖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全唐詩陳陶字嵩伯嶺南人一云鄱陽人余按陳陶有將歸鍾陵留贈南海李尙書詩云楚國有田

舍炎州長夢歸懷恩似秋燕屢繞玉堂飛越酒豈不甘海魚寗無肥山裂醉歌舞日與初心違又番禺道中作亦有瘴雨蠻江之感則陶非嶺表人明矣陶有鄱陽秋夕詩云憶昔鄱陽旅遊日則陶亦非鄱陽人也陶謫南康人譚用之有貽南康陳處士陶詩云丹鳳書飛羣木冷一龍秋臥九江清以同時人所稱固當不誤孫光憲北夢瑣言五云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睹王霸之略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猨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

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又云一鼎雌雄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麑衣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棱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述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又計有功唐詩紀事云陳陶唐末布衣開寶中人或見之或云已得仙矣馬陸南唐書皆同其說且以藍采禾歌實之余按杜荀鶴有哭陳陶詩云耒陽山下傷工部采石江邊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卻成開解哭君心以李杜比況推挹甚至張喬亦有哭陳陶詩云先生抱衰疾不起茂陵閒夕臨諸孤小荒城弔客還遺文禪東岳留語葬鄉山是陶且有遺言卽葬南康矣荀鶴大

順進士喬咸通進士皆及見陶之死則陶之死蓋猶在五代之初也陶既通星卜之學又其詩自云已向昇天得門戶故世遂以爲仙去矣陳宏緒江城名蹟記云陳處士園在東湖南岸陶又嘗自稱三教布衣

釋齊己寄懷鍾陵舊遊因寄知己云貞觀上人棲樹石陳陶處士在林邱終拖老病重尋去得到匡廬死便休釋尚顏與陳陶處士詩鍾陵城外住喻似玉沈泥記得曾邀宿山茶獨自擕釋貫休有贈鍾陵陳處士詩云否極方生社稷才唯譚帝道鄙梯媒高吟千首精怪動長嘯一聲天地開湖上獨居多草木山前頻醉過風雷吾

皇仄席求賢久莫待徵書兩度來處士蓋亦謂陶是陶亦曾有徵書而不肯起也陶隱居西山最久故諸家多以鍾陵稱之貫休有春寄西山陳陶詩齊己又有過陳陶處士舊居詩云閑庭除鶴跡半是杖頭痕疑齊己亦及見陶之死矣

曹松松天復初及第年已七十餘哭陳陶處士詩云園裏先生冢鳥嗁春更傷空餘八封樹尚對一茅堂白日埋杜甫皇天無耒陽如何稽古力報荅甚茫茫野客叢書賀知章上昇條云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千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

貫休書陳處士壁詩種蘭清溪東注處士有種蘭篇

按此篇云種蘭幽谷底四遠聞馨香結庭云下有賢公

卿上有聖明王無階答風雨願獻蘭一筐是陶於仕進

之情未能免也

李咸用讀修睦上人歌篇云李白亡李賀死陳陶趙睦

尋相次須知代不乏騷人貫休之後惟修睦而已矣此

亦陳陶卒後之詩也方千有哭江西處士陳陶詩云渠

父精靈歸大夜客兒才調振遺風是陶之死尚在方雄

飛前豈兩南唐書所記陶之事蹟亦多坿會歟

貫休杜侯行序云往曾見陳陶與撫州蔡京使君雜言

曰蔡氏行按蔡氏行今不存

唐苑咸酬王維詩序云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又自注云佛書伊字如草書下字涅槃經何等名爲祕密藏如∴字三點別則不成王摩詰集有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詩然則山西吉文唐人固頗能通解也唐書藝文志別集類苑咸京兆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中書舍人貶漢東郡司戸參軍復起爲舍人永陽太守釋貫休上東林和尚詩道祗傳伊字此伊亦當是三點伊開元詔撰唐六典李林甫委苑咸見大唐新語卷九

徐凝送日本使還詩天眷何期遠王文久矣同是唐時

固以日本爲同文之國

張喬有送棊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是唐時賓貢進士之外各國人有事於唐者固不少也又有送賓貢金夷魚一作吾奉使歸本國詩云渡海登仙籍還家備漢儀蓋成進士後即充使也金朴皆東方大姓張籍有送金少卿副使歸新羅詩則新羅王之侍子也詩云久爲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銜命歸

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詩云登唐科第語唐音是可紀亦賓貢進士　許棠有送金吾侍御奉使日東詩云

還鄉兼作使到日倍榮親金吾疑即金吏吾顧況送從兄奉使新羅詩共散羲和曆是唐時新羅亦須曆也

唐郎士元有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荆州詩

殷堯藩有張飛廟詩詩云威名垂萬古勇力冠當時

蕭遘有和王侍中謁張惡子廟詩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劒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

杜牧之懷鍾陵舊遊詩微漣風定翠湉湉張文昌寒食詩女郎相喚擺階𪖙湉字𪖙字字書韻書均失載釋貫休經孟浩然鹿門舊居詩檥深黃犺小檥字亦不見字書又山居詩薜蘿山帔偏能緝緝字亦罕見謝靈運山

居賦自注云猛狸之黄黑者似豹按豹字字書不收疑
即俗所謂黃斑亦或謂之黃獺即貫休詩之黃狖也
宋史交趾傳咸平四年貢象二象[犭朋]二[犭朋]字字書不載
不知當今何物也

許詢農里詩曰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文選三十一注

居常建詩名極盛唯各書皆不言何許人今考其集有
西山詩有第三峰詩詩云西山第三頂有張天師草堂詩蹤跡
大抵在江南西道又江行詩云鄉園碧雲外兄弟淥江
頭以淥江為家殆吾鄉人也其仙谷遇毛女詩亦疑為
吾鄉毛女峯作矣又衛王昌齡隱居詩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西山亦洪之西山也

戎昱有送吉州閻使君入道詩又有撫州處士湖詩其贈宜陽張使君詩云暫作宜陽客深知太守賢是昱亦吾郡寓公也

韓致光有贈易卜崔江處士詩原注袁州字是江當是袁人云四海盡聞龜策妙九霄堪歎鶴書遲是江當時必有盛名然其事蹟與籍述均不可考亦可歎也

虞喜志林新書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三國吳志孫破虜討逆傳注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六引杜恕篤論曰聖人之制刑也當於

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行於身公之也此深得
天子守法之意
萬國興亡史曰一新宗教興必爲舊教所不容當時美嘉蓋即麥迦之巫覡及僞先知并所謂大山師者皆拜偶像惡謨罕麥德之異己也力攻之官吏亦嫉視之使客行刺謨罕麥德覺之亡于麥得按此事至聖實錄亦載之蓋亦幾受耶蘇之禍矣惟其財力不同故其收效亦易則時爲之也　興亡史又云基督教之耶和華上帝即回教之所謂夏臘　又云依思拉毋按即伊斯刺麽譯言從神之意

李仲約侍郎注元祕史探摭極博晚年尤以全力注之惟侍郎於地理之學非其專門故往往不能無誤此有賴於後人彌縫其失耳卷十二失必兒注以爲鮮卑之對音此不誤者也又引元史朮赤傳朮赤太祖長子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西北二字即失必兒之對音此大誤者也朮赤所封雖爲今之俄羅斯地而今之西伯利地實非當時俄羅斯之所有何得移東就西以漢文爲譯語乎若能詳稽史籍補繪輿圖未嘗不可與何洪諸家書並傳於後也

六藝略京房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

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卽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見東皆日所照也御覽卷四按禮記月生於西當以此爲注說

莊忠棫大易通義曰乾象盈甲十五日始見於東方也巽象退辛十六日晨猶見於西方也庚兌丙可推言之也滅藏入不得而見也言癸以該其數也此乃參同契所質象以言之也

碧姓池北偶談云予在儀曹時見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曰碧音如樊此蕃姓統譜有姓通諸書所不載錢王炯字學海珠云碧當是礬字之譌

西南苗猺各種大抵狉獠之舊俗實有上古之遺風焉以美洲紅苗臺灣野番證之則此殆即支那之原產也今畧列諸家所記可以知其種別焉陸次雲峒谿纖志云苗人盤瓠之種也有白苗花苗青苗紅苗黑苗苗部所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睚眦殺人九股苗在隆興凱里二家宋家蔡家春秋宋蔡二國之後流而爲蠻按此等殆附會之說未必可信天苗多姬姓周後也尚行周禮祭祖推其家長唱土語爲讚祝紫薑苗裝束同漢人貿爺苗在白納克孟牯羊二種也處於金筑攀懸崖鑿竅而居里人亦名天苗身衣木葉犵兜衣青左衽身不離刀

猓老與西苗同俗又有徉獚苗獞人號十二營長獵鬼犵犵言語不通獞人爲之翻譯犵狫有花犵狫紅犵狫、赤脚㺜奔布回下體謂之桶裙有打刀犵狫剪頭犵狫豬屎犵狫直眼犵狫黎州蠻白馬氏之裔分十一種獵獵本名盧鹿有黑白二種黑爲大族深目長身而黑齒白故名獵鬼金齒古哀牢國其苗人皆九隆之後木邦一名孟邦其人多幻術老撾徧體花繡俗同木邦猺一名猺各其種有八是謂八蠻獞人居五嶺之内冬綴鵞毛木葉爲衣獠人亦名山子處於嶺表海外蜑人又曰龍戶又曰崑崙奴祭蛇神馬人居林邑伏波戍卒之遺

也深曰猳豭按此則非中原之種也當從馬留二字而譌　狼人多在南丹三州犵人生巉巄中形如猿猱語咿嚶不可辨斑衣山子一曰莫猺狑人生廣西奧谷中狀如猩狒黎人退黎食父母黃纘曾滇行紀程云貴西苗九種大約垂髮垢面語言與黔人不同陸祚蕃粵西偶記云賓州諸處土夷有猺獞狑狼四種狑人最巧可買為僮僕狼婦獨美嘗繡衣騎牛入市貿易猺有板猺箭猺不下十數種更有一種號山子善獵不賦不役食盡則徙異處方嶺南雜記云潮之西北有畬戶者男女椎髻跣足依山而處以射獵為生舊常設官以治之曰畬官畬戶有三種盤

取魚蠔猺取螺木猺伐山取木猓猓之別種隋唐爲患嶺南然是時不言有猺宋以後又不言有猓意一種而隨代異名也猺與猺異類而桀驁性同花衣短裙鳥言獸行産自湖南溪峒延入廣西延至廣東與猺爲雌粵有猺種出於五溪之蠻番禺雜編云黎人在海南山洞中熟黎亦供州縣之役陳鼎滇黔紀遊云黔省苗蠻甚多有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青苗白苗谷藺苗紫薑苗平伐苗九股黑苗天苗紅苗生苗羅漢苗陽洞苗黑白玀玀八番苗打牙犵狫翦頭犵狫木狫狆家苗土人苗狑獞苗蠻人苗楊保苗狗耳龍家苗馬燈龍家苗僰人

獨人宋家蔡家共三十餘種宋蔡馬燈籠家乃戰國時楚伐宋蔡龍三國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爲苗知中原禮義衣服祭祀婚嫁一稟於周狆家最惡而險通漢語知漢書世界地理云中國有拜物教崇拜一切自然物如苗民之族郎信此教

白香山寄獻裴令公詩自注蒲萄酒出太原

王建有贈索暹將軍詩索暹姓俟攷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終